

100 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

——献礼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 枣庄建市60周年

归属感与融入度

□马润涛

我晚年生活的精神寄托。有的文友知道我们小区接《枣庄日报》要比其他地方晚一天，文友们只要发现报纸上刊有我的作品，或拍了照片发给我，或写短信告诉我，让我先睹为快。有时候编辑也会在出报前把报纸大样发给我，征求我对稿件删改的意见，有时在出报后也发给我报纸的数字版，这样纯粹就是为了给我一个惊喜，并方便我在朋友圈转发。总之，这些年让我越来越感到，我不仅与报社编辑的关系越来越密切了，编辑有什么想法或策划，第一时间会找我沟通或者约稿，而且不知不觉中我已融入枣庄这个城市。

这些年我常想，是新闻和文学让我最早接触到枣庄、了解到枣庄，而《枣庄日报》就是联系的媒介、桥梁和纽带，使我在精神和思想上真正有了归属感。

当然，说到文学，《抱犊》于我也是功不可没的。我最早与《抱犊》发生联系实际上要早于《枣庄日报》，只不过发表作品要晚于《枣庄日报》。我最早认识的《抱犊》文学编辑是刘建忠老师，我的小说处女作《梨园情话》就是经他的手编发的。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杂志几任主编和编辑都对我特别关照，使我每年至少有一组散文作品在《抱犊》发表，为此，2000年枣庄市作协还特地增补我为作协副主席。通过《抱犊》文学平台，这些年我还结识了一大批文友，并使我很快融入到枣庄文学圈中。要说归属和融入，这应算是我在文学上的首次归属和融入，而枣庄市作家协会则是我与枣庄广大文学爱好者联系的纽带。

说到归属感，枣庄师专应该是我思想和政治归属的驿站。我是1985年按照组织安排考入枣庄师专干修班的，学习的专业是思想政治教育。通过两年的学习，我的思想政治理论水平得到了提高；同时，也加深了我与同窗的

友谊和同窗之情，现在毕业30多年了同学们仍保持着联系，有了微信后我们还专设了枣庄师专同学微信群。其实，刚入学时我与枣庄和其他几个区的同学是有疏离感的。当然，其中有自己的性格问题（本人内向不擅交际），也有情感方面的问题。为什么会这样呢？对我来说就是之前与枣庄方面的人接触得少、了解得少，因而有一种陌生的感觉。说实话，在滕州归属枣庄之前，作为滕州人与枣庄的联系极少，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有啥事情都是往济宁跑。多年后回顾这段学习生活，我觉得收获受益颇多。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就是，两年学习让我通过师专老师和枣庄同学进一步了解了枣庄，为我融入枣庄做了大量的功课。因而也可以说，是师专的两年学习，尤其是第二学年转到枣庄三十中后，对消除我与枣庄的疏离感，进而增强对枣庄的认同和归属感，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上面说到的归属和融入，对我来说，其实还算不得完全意义上的归属和融入，还只能算是在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的部分归属和融入。最后我想说的与归属和融入有关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参加了枣庄市人大会。我是枣庄市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曾参加了五年的代表会议。通过参加会议，履行人大代表职责，行使人大代表权力，使我进一步坚定了自己的初心和使命，使我深深感受到作为一个枣庄人的光荣使命和担当。

今年是枣庄市建市六十周年，在这喜庆的日子里，作为一名普通的枣庄市民，我想说，今生能够成为一位枣庄市民是我的荣幸，是枣庄成就了我的一切，我要怀着了一颗感恩的心，继续发挥自己的的一技之长，为新时代枣庄的各项事业讴歌，用自己手中的笔书写枣庄更加美好的明天。

我深爱的这片热土

□金殿国

9月12日是你六十岁生日
大型灯光秀溢彩流光
陪伴你神采飞扬盛装出场

不写波澜壮阔
不写高谈阔论
不写雄心勃勃
不写瑰丽文化
只从自己角度
写一写真实感受

我是国家公务员
爱人是医务工作者
我们住着宽敞房子
过着有滋有味生活
女儿是人民教师
女婿是证券从业者
他们有房有车
有一个可爱儿子
我们每个人在各自
岗位上都用心工作
一步步坚定走过来
实力不俗表现出色

喜欢忙碌之余
周末郊游驱车
写诗摄影品美食
欣赏宜人景色
喜欢平淡平凡
自然简洁随和
定一些小目标
不为难别人
不为难自我
能够实现一阵窃喜
不能实现一笑而过

这是我们
世代生活的家乡
无论她蓝天碧水
无论她空气污浊
我们在这里出生
我们在这里凋谢
我们不爱她谁会爱她
我们不努力谁会努力
我们不建设谁会建设

最近人们热议
你在强力推进
你在奋力追赶
你在竭力改变
一个务实能干的
枣庄回来了
一个自信满满的
枣庄回来了
我们为你加油点赞
让我们一起奔跑吧
向着建市七十八十九年
向着第二个一百年

诗赠樊兴举

□王晓祥

樊兴举执教三十余载，勤恳创新，去岁荣获“中国好校长”殊荣，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青岛）附属学校执行校长，写诗赠之。

(一)
钓鱼台下君师我，
公寓安侨我送君。
笑忆当年曾戏语，
一生愿做育苗人。

(二)
孤灯夜雨伴初心，
雁北雁南求创新。
汗水育苗林似海，
遍地芬芳遍地春。

(三)
千行百业贵情真，
海水扬花传美音。
寄语讲台师友辈，
风光最喜育苗人。



金色的秋天

刘光宇 作

生活热情

□贾传科

榴乡秋韵

感觉到秋天的沉甸和丰实。城西的“冠世榴园”，沿着坛山山脉的南坡，一直向西绵延过去。爬过山腰的榴带，如海边涨起的绿色的潮。从这里望去，近处的一株株硕果压弯枝的榴姿清晰如画。脚下的坛山则宛若海洋上的小岛，岛上万物亦如岛下，竞相孕育娩产。松籽、酸枣、野石榴、槐豆类全都挂满树梢枝头。野草里泛出籽穗，青藤上结出疙瘩。草从里有一只母蚰在努力地“产子”……初秋已经缀满了果实，再过去些日子，它将要把自己艰辛孕育的所有成果，无私地奉献给大地和人类……

秋天是和平的。登坛山极顶，遥望四方，无限乾坤尽展秋的和平安详。顶上的苍穹湛蓝如海，无声地辐照着万物；脚下的山脉静如卧羊，一只挨一只温顺地延向东西；峰峦大沙河自北向南顺流而去，林带流水在坛山西南脚下把小城平缓地分成两半；参差的绿叶掩映着红、白城墙；辽阔的田野依偎着数不尽的村庄；从城到乡，全都在灿烂阳光中升腾着和平的希望。没有喧哗，没有掩饰，追求与价值，力量与信念，都是热血与自然的体现。

山顶上的松树、槐树、酸枣树、石榴树、各类奇树异木，或手挽手或各自静立着，一动也不动。偶尔山风袭来，叶和冠即一起歪头打卦地摇晃起来，撩捶打靶地玩闹一阵。风止，复原，一派和平亮生的景象。

榴乡的秋天，身上不时掠过一丝丝秋的感觉，坐在办公室里，透过窗外，眼望着仙坛山上的游人一日一日的增多。

拾阶而上，撩踝的毛毡毯、炮神草初秋尚嫩，翠绿翠绿的；人把高的酸枣树，挂满了葡萄般的小枣，像裸乳的少妇，一嘟噜一嘟噜地透露在舒展摇曳的针、叶之间；脚下的石路温净闪亮，青白色的露头石块块都像刚在水中冲刷过一样；山上所有的，都呈现出洁净、亮丽，就连春去花黄的枯草，也在汗漓漓地喘吁中散泛出一些鲜亮的晕光。

秋天是透明的。登高望远，山下所有的风景全然清晰可辨，远接天边的地平线轮廓分明。山下的小城一片清白，像洗得褪了色的蓝色牛仔裤般干净亲切。纵横的马路在明亮的建筑群中深深地陷下去，把小城切割成各种各样的几何块状。小车、货车贴在几何块下的切割线上，吮奶般努力地拱动，如清水中奔向妈妈的一串小鱼，又如阳光下奔向母猪的一溜小崽，偶而地，有几声尖尖的汽车喇叭声“刺”上山来。秋天是能能见度最高的季节，台儿庄大烟筒与白云织染，微山湖的水面共天一色，城角边的高楼大厦层次可数，离仙坛山最近的坛山小区、府顺花园，清楚地能看到阳台上晒衣服的女人……

秋天是沉实的。鲁南真不愧是玉米之乡，山的四周是一片玉米的海洋。无际的玉米地，想来正该是“金穗吐舌”的时候，远远地眺望，也能让人

独驾之趣

□张孝平

“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返。”阮籍的这种心情，与李白“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相仿。我也曾率意独驾，漫无目的，无路而返，只是未尝恸哭。我比他幸福。

我喜欢独驾出游。逃离工作和生活的樊笼，卸下一身的包袱与枷锁，走进自然风光，寻觅名胜古迹，窥探历史人文，实在是熨平拧巴的心灵的一种良好方式。

湖边堤坝、蜿蜒山道，快意驰骋，生猛美景扑面而来，如同清冽山风吹入口鼻，令人窒息。平坦高速，极速飞奔，体验“人类第二兽性”之快感，酣畅淋漓。

“以我观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出行途中，看到花草草在微风中摇曳，那是在向我点头微笑；看到河流曲折流淌，那是它在一路自由欢唱；看到海洋浩瀚辽阔，那是心中之境高远。每次出游，均有“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之欢喜。

独自出游，少了与人同行时必须的照应与迁就，可以随心所欲，无拘无束，遇到自己喜欢的景物或物，可以驻足良久，反复把玩。当年杜牧《山行》，写下“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诗句，有人以为“晚”字非傍晚，应为“迟”意，霜打枫叶，鲜艳异常，长时观赏，不忍离去，于情亦通。

曾登上太白楼，遥思李白之飘逸洒脱，跨越时空与谪仙对话；走入孟子庙，养吾浩然之气，塞于天地之间；钻进运兵道，感受三国时期刀光剑影、枭雄争斗；踏上垓下古战场，观芳草萋萋，水何澹澹，体味项羽“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的悲壮与无奈。

也曾独驾太行，纵行崇山峻岭，穿过挂壁公路，立足群山之巅，层叠叠嶂，远山含黛，夕阳斜照，金峰闪耀，顿生江山如画，英雄折腰之豪情。论陷于钢筋水泥的城市，挣扎在俗世生活的泥淖，我需要偶尔的逃离。水貂和麝香的盛装不能安慰自己，带上自由和丢失的理想与热情私奔，才是灵魂祛痛的解药。

独驾出游，整顿心情，康复自我，不要让方向迷失，不要让生命枯萎。

人生悟语

□刘倩

学会放手

我是一名老师，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毕业生，也见多了一批又一批的新生。看着这些孩子们，我经常思考一个问题，对孩子最好的教育是什么？一些父母会在不经意间把自己的遗憾投射到孩子的教育上，要么出于弥补，要么出于担忧，他们总是会控制不住地干涉孩子的生活。但是过度的“爱”会让孩子无法呼吸，也许放手才能让孩子真正学会成长。

十多年前，我叔叔家的妹妹在家乡小城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可她并不满足，她说她渴望激情燃烧的岁月，并不想过温水煮青蛙的生活，于是，她瞒着父母悄悄辞职去“北漂”。婶婶和叔叔知道后，几夜都没睡好觉，苦口婆心劝妹妹。婶婶的眼泪，叔叔的暴怒最终也没能挡住妹妹去北京的脚步。现在，妹妹在北京有房有车、有家有爱。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婶婶告诉我妈妈，当初是她错了，孩子总有一天会离开父母远走高飞，而父母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放手。

现在，我不光是老师，也是一位九岁男孩的母亲。“乖，听话！”“这个你不会，还是我来吧！”“不要自己倒水，小心烫手！”“跟着我，别乱跑！”……不知不觉中，这些话成了我给孩子说得最多的话，不知不觉中，我也变成了一位充满担忧的母亲。可怜天下父母心，我总是担心他上学的时候是不是穿少了，周一升旗，在户外会不会冷；下雨的时候我会担心他知不知道打着伞出教室，会不会贪玩跑出去淋雨；上体育课的时候我担心他早上吃饱了没有，跑步的时候会不会饿……

我和我的母亲住在相邻的两个小区，每次儿子去姥姥家都是我把他送过去，其实两个小区紧挨着，连马路也不用过。在一个休息日，我有一份材料需要紧急处理，我就想把儿子送到姥姥家玩一会，这样我就能在家里安心工作，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儿子，并找出衣服准备帮他穿上，儿子接过我手中的衣服，自己穿在了身上，告诉我：“妈妈，我自己可以去姥姥家。”开始我还有点担心，后来我的母亲打来电话说，孩子已经到家了，我的心才放下来。从此以后，儿子每次都是自己去姥姥家。我这才意识到，孩子长大了，我现在能做的，就是放手让他继续成长。

我国著名的教育家陈鹤琴说过：“凡是儿童能够自己做的，应该让他自己做”。如果放手让孩子自己做，我们会发现孩子的潜能是无穷的；如果我们一直“大手帮小手”，我们的孩子将会在无形中被动剥夺许多发展的机会。当然，放手并不等于放任，我们应给予孩子方向、方法上的指导，其余的让孩子自己在实践中去摸索。孩子需要的，也许就是你松开手时一句鼓励的话，让孩子在一条正确的路上自己试着走，即使跌倒，那也是一种成长。当一个孩子感受到来自于成长世界尊重的时候，那就是他自我教育、自我完善开始的时候，也是那个人心智自觉开启的时候。这样的成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成长。